

解读V.S.奈保尔在《浮生》中的“自我重塑”

周文静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作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奈保尔的作品总逃不了流亡,身份,文化置换等诸多代表性主题。但他在2001年出版的《浮生》却试图摆脱这些窠臼。在这部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中,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主人公抛开文化悬垂的尴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关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奈保尔试图走出身份迷谭的一种努力。从而,这也为那些为文化身份不确定而苦恼的移民们指出了一条积极的生活之路。

【关键词】《浮生》;自我重塑;自我存在;自我价值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1-0053-03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于当年出版了虚构小说《浮生》(Half A Life),有些版本也译作《半生》。小说的名字以及小说的内容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自出版之后,毁誉参半。南非作家库切说:“一本粗制滥造的书,如同拦腰斩断的一本书的前半部。”^[1]但这也可能是奈保尔的高明之处,为主人公的下半生理下了伏笔。

小说的名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是一部自传的前半部分。正如德洪迪在问及奈保尔希望人们从《浮生》中得到什么时,他回答:“我喜欢他们感到‘那就是我’。”^[2]确实,《浮生》重复了奈保尔一贯的主题,生存的虚无。但《浮生》却让我们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他似乎开始摆脱对身份的纠结,而是将目光投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关注人存在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讲,奈保尔为和他一样生活在文化悬垂状态的移民指出了一条积极的方式。

《浮生》讲述了主人公威利·詹德兰,他和他的妹妹萨洛金妮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徒家庭里,他们在印度喀拉拉邦和旁遮普邦长大。为了纪念英国著名作家威利·萨默塞特·毛姆,父亲给他取名威利。但少年时期的威利是叛逆的,他觉得待在家乡没有任何前途,父亲通过朋友的关系给儿子联系了伦敦的学院。在伦敦度过了焦虑的四年之后,面对要被赶出校门的恐惧,他乞求安娜带他去了非洲,在那里他们结了婚。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在对自己人生迷茫的心情中,威利度过了糊涂的十八年,一次家门口的摔跤让他清醒过来,他毅然离开非洲,去德国投奔妹妹。在自己的前半生,威利在努力重塑自己的形象,试图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在文字游戏中虚造全新的形象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英属殖民地——特立尼

达。在奈保尔的童年生活中,英式教育的影响,商品的倾销,英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得特立尼达被全面“英国化”了。^[3]自然地,奈保尔把英国看作世界文明的中心,而特立尼达只是一个极不完美的影子。他开始在心里否定自己的出生地。

所以,当他十八岁终于有机会去英国求学时,奈保尔欣喜若狂,在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写道:“我待在特立尼达的日子就要到头了。然后,我相信,我将离去,永远不再回来。”^[4]对欧洲文明的向往促使了奈保尔急切地想来到英国。这种鄙视落后崇尚文明的心情就是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现有存在的内因。

威利同样如此。他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从名字开始。有一天,他问爸爸:“为什么你把我中间的名字取成萨默塞特?”他父亲解释是一位英国大作家的名字。这或许是父亲将自己未实现当伟人的理想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但儿子开始看不起自己的爸爸。而发生在妈妈身上种姓歧视的现象也让他愈来愈少地来看她。家乡的“残忍和陋规”^[5]束缚着他。他开始背叛自己的出身,家庭背景。从他加拿大的老师那里,他知道了文明和快乐的意义,存在的意义。他甚至开始想要“改信他们的宗教,变得像他们”。^[6]后来到了伦敦,威利对文明的崇拜加深了他对自己卑微身份的敏感,他甚至变得不安起来。后来,他竟然觉得,“他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重新塑造自己,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祖先。”^[7]他吹嘘他的“家人”如何跟那著名的老作家为友;他告诉导师自己的叔叔是工会领袖,这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妈妈是一个十足的基督教徒,实际只是半个;父亲婆罗门的身份则继续维持,而他父亲的父亲则是“朝臣”。经过这一番文字游

收稿日期:2013-12-13

作者简介:周文静(1976-)女,四川万源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戏,他把自己改造了一番,重塑了自己的形象,成了印度的高种姓阶层,以及伦敦文明社会中的上等人,自我存在瞬间变得有价值起来。难怪他的导师说:“你似乎渐渐适应此地了。”^{[5]h33-121}这里,威利设置了虚假的历史来表达他自己想要的那种存在,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获得一种满足感,但,“移民的历史就是疏离感的历史,每一次赢得自由的同时,就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传统”。^[9]所以,精神无根,文化悬垂的可悲境地很难真正地让威利感受到存在的价值。

二、在“写作”中塑造作家的身份

写作对于奈保尔来讲是愿意坚持终生的事业。“写作给我每天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希望,让我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7]h208}在现实生活中,奈保尔纠缠于文化无根的烦恼:特立尼达给了他童年的快乐,但他因为它文化落后的厌恶而不能接受它;对印度的实际考察又让他疏离了梦中的家园;英国是他当初的选择,但他又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在这两难的境地中,他无法树立自我的文化身份以及地理身份。然而,他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写作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也就造成了他“旁观者”的视角和犀利客观的语言,难怪,爱德华·赛义德说“奈保尔是个无耻的第三世界的叛教者。”^{[8]h28}

在《浮生》中,威利的写作生活也是不尽如人意。与奈保尔热爱写作一样,威利喜欢写作。读书期间,威利表现出了优秀的文学才华。为了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更好地融入到作家的行列,在朋友罗杰的介绍下,他参加低俗矫情的作家聚会。听卖弄的诗歌;听黑人有志青年大谈自己的伦敦梦想;龌龊的书商怎么骗取女人的钱财来经营自己的出版社;矫情的乡下房地产商却也可以七拼八凑一些学术的东西,甚至还有肥胖的编辑迎合不同的来客编造故事。威利在这种虚伪的环境里无所适从,被迫在其中随波逐流。熟悉这个圈子的罗杰这样评价这些上流人物:“他们统统写过书。这是出身高贵,有权有势的人最时髦的弱点。他们并不真的想写作,但他们想要当作家。他们想要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5]h33-121}

在这个庸俗的社会里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似乎是不可能的,它不允许一个人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而真实是奈保尔写作的出发点,他说:“当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很快感到需要认定这个作家是谁,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旅行,是谁在观察伦敦和

别的地方。”^[9]作为一个作家,威利可以以此为生,但精神的孤独,他人的不认同却让他苦恼不已。

三、在“性”中塑造男性的形象

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伦敦,威利都深深陷入到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的疑问之中,因为他感觉不到其中的意义。但有一件事却是威利真真切切感受得到的,那就是“性”。

由于受到印度教禁欲思想的影响,在传统上,很多印度人的性知识是很贫乏的。威利及其爸爸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魔种》里有提到。当威利与游击队的负责人谈到“性”的时候,他说:“来自次大陆的人都有这个问题。”^{[10]h76}第一次与珀西的女友琼发生关系后,琼把威利的无能归结为印度的包办婚姻。虽然这次经历让他很失望,而且因为是朋友女友的关系,他很懊悔。但很快,得意占了上风。毕竟,“这个午后,他做了了不起的大事。他变成了另一个人。”^{[5]h33-121}在《浮生》中,性似乎是威利伦敦求学生涯以及非洲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方面表明了威利的精神空虚。另一方面却是威利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慰。这一点与奈保尔相同。他在正传中说到妓女给予他安慰,给他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对性,威利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琼是他的启蒙老师,安娜则让他感受到了作为男人的存在。

安娜是威利出版的唯一一本书的忠实读者,来自非洲葡属殖民地。她的单纯和温柔打动了威利,更由于相似的移民生活背景让他们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威利便开始沉迷在这被接受的感觉里:“被当做男人,被当作自己眼中完美的男人般被人接受。”^{[5]h33-121}他终于有种被认同的感觉;安娜的混血背景,她知道的关于周围朋友跨种族婚姻的故事不仅给威利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更是让走投无路他看到了未来的方向。于是,他跟着安娜来到了她的家乡——非洲的莫桑比克。在非洲的原始土地上,人们对性的直接表达使他更加自由自在地释放内心的原始冲动,体验一种征服的快感。安娜对威利的宽容,她所拥有的财富;独守空房的非洲女人,这些都给威利提供了纵欲的机会,让他感受到了作为男人的一种存在。而且周围各色人种混居的环境让他获得了认同感,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小说里有作者的影子,对待性,威利与奈保尔有着同样的想法。一方面,他与妻子保持一种纯洁的关系,就像威利用虔诚的心对待安娜一样,很少与之有性行为。在他看来,那才是真爱。威利也告诉妹妹

“对我来说,安娜很重要,因为我要有她,我才觉得自己是男人。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爱。”^{[5]p33-121}不跟自己所爱的人有关系是因为,他认为性欲是可耻的,不该与真爱挂钩;另一方面,奈保尔说“自己需要妓女给他安慰,但却对她们嗤之以鼻,她们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东西”。^{[1]p189}也许,性带来的享乐、慰藉可以唤起如威利等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然而,对安娜的背叛终使威利愧疚不已,纵欲的生活只能加深他的精神危机。非洲社会的黑暗让他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终于,在非洲生活了十八年之后的某一天,他从家门口的台阶上彻底摔醒了自己,他告诉安娜:“我要过我自己的。”^{[5]p33-121}结束非洲的生活意味着他再次失去自我,何处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等问题再次摆在了他面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Coetzee, J.M. The Razor's Ed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48, Number 17. Nov. 2001.
- [2]保罗·索罗·维迪亚爵士的影子[M].秦於理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3]潘纯琳.奈保尔的空间书写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 [4]奈保尔.奈保尔家书[M].北塔,常文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 [5]奈保尔.浮生[M].孟祥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6]Asha Choubey. "A Critique of Naipaul's Half a Life: Searching for Identity in Limbo." [EB/OL]. <http://65.107.211.208/caribbean/naipaul/choubey3>.
- [7]V.S.奈保尔.抵达之谜[M].邹海伦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 [8]爱德华·赛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 [9]Aamer Hussein. "Delivering the Truth: An Interview with V.S.Naipaul" in Feroza Jussawalla, ed. Conversations with V.S. Naipaul. Ibid: 154.
- [10]V.S.奈保尔.魔种[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11]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正传[M].周成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12]梅晓云.V.S.奈保尔的思想与印度存在主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08-111.

Study on the Protagonist's Self-shaping in Naipaul's *Half a Life*

ZHOU Wen-j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ost famous immigrant writers in England, Naipaul creates works with such typical themes as cultural displacement, exile and identity. But in his novel *Half a Life* he chooses to keep away from these. With the analysis of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unlike what he did in the past, it puts emphasis on the value as a ma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embarrassment of identity, which is an indication that Naipaul, in his old age, is trying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his immigrant life. It may be a positive suggestion for those immigrants who are puzzled by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Half A Life*; self-existence; self-value

(责任编辑:周锦鹤)